

主体论的终结

张梅

【摘要】主体论是近代西方认识论转向的产物，自笛卡尔确立起“我思”主体以来，近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是围绕着主体理论展开和演进的。20世纪70年代法国掀起了一场批判主体论的思潮，福柯也参与其中，对传统主体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本文试图详解福柯对传统主体论的批判。

【关键词】主体 话语 知识 权力

【中图分类号】B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5-0027-06

主体论(Subjectivism)是一种把人置于知识和文化的中心地位、把人作为知识和文化的奠基者、创造者和最高目的的文化理论。主体论是近代西方认识论转向的产物。笛卡尔确立“我思”主体后，近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是围绕这一理论展开和演进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主体论的发展面临理论上难以摆脱主观主义，实践上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变化的困境。因此，20世纪70年代法国掀起了一场批判主体论的思潮，福柯也参与其中，对传统主体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福柯的言语实际上宣告了自笛卡尔以来统治西方文化的主体论的终结。本文试图详解福柯对传统主体论的批判。

意识哲学的衰落与知识考古学

20世纪前期，西方哲学家们试图用现象学方法来解决他们所深思的形而上学问题，可是这种尝试在当时受到专注概念研究的法国哲学家的质疑，后来，他们发现语言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更易于解决这些难题，于

是意识哲学走向了衰落。

当时法国哲学界的一大批哲学家批判了传统的意识哲学：吉尔·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批判了传统主体哲学之表象主义的四个幻想(超验性、相似性、对立和类比)，旨在以‘彻底经验主义’克服同一性哲学，倡导差异哲学和事件哲学”；^①利奥塔在《话语，图形》中“基于弗洛伊德主义立场颠覆了传统哲学关于感性图形与理性话语关系的看法，批判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追求同一性和统一性而缩减甚至消除差异”；^②列维·施特劳斯“直言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成了社会化‘我思’的俘虏，并强调人们若要实现在他人那里获得自身认可这一人类学目标，就必须坚决拒斥以我思为出发点的传统主体哲学，祛除由笛卡尔

^① 莫伟民：《主体的真相——福柯与主体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② 莫伟民：《主体的真相——福柯与主体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投射到人文科学上的符咒”。^①如果说以上几位哲学家总体上是从“语言”、“概念”、“书写”、“身体”等思考维度来批判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主体论,那么,福柯则主要是从话语及其历史维度来解析主体。

福柯将其早期所用的分析方法称之为考古学,之所以采用考古学这个术语,福柯是想将他的分析方法与解释学的分析方法区别开来。在福柯看来,解释学方法追寻的是隐藏在话语之后的深层真理或是阐释主体之意义图式,而知识的实证的无意识才是考古学方法的分析目标。知识的实证的无意识其实就是福柯在其专著《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所描述的知识型。可是考虑到那本书中将知识型理解成为了“一种具体化的文化总体性”^②这一错误,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使用了档案(archive)这一新范畴。档案与知识型一样被定义为可能性的一般条件。在福柯看来,某一既定时期的档案是由构成话语形成的陈述组成的,而这又构成了一种既定领域的知识(savoir)。福柯对知识进行了两种区分,他说:“我用‘connaissance’意指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决定这一关系的形式规则。而用‘savoir’则指在一特定时段上被给予‘connaissance’的这种或那种对象以及被阐明的这种或那种表述所必需的条件。”^③

主体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福柯经过考古学的考察,得出了知识与主体相互关联的结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欧洲历史上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在福柯看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知识成为了现代社会建立并获得发展的条件和动力,知识甚至能够驱使无数的现代人依照其模式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知识为何具有这样巨大的威力呢?福柯认为这是由于知识拥有独特的话语结构。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就是要通过剖析现代社会的知识形成过程,解析知识的形成模式和形成规则,以揭示主体如何被建构出来。福柯说:“我的研究目标,是认知主体遭受他自己所认知的知识的改变过程,或者,

是在认知主体的认识活动中他所受到的改变过程,正是通过这种过程,才有可能同时改变主体和建构客体。”^④换句话说,在福柯看来,考察现代知识的形成过程与解析个体的主体化过程是完全一致的,不是作为主体的现代人建构起了知识,恰恰相反,正是知识建构起了作为主体的现代人。因此,通过考古学的研究,福柯批评传统历史学家们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主体自身,主体的处境、主体的功能、主体的认知能力事实上都是由规则决定的。他说:“如果有一种我确实拒绝的方法,……那么它就是……给予观察主体以绝对优先权的方法,赋予行为以一种创制的功能的方法,将自己的观点置于全部历史的起源的方法——简言之,导致一种先验意识的方法。”^⑤

现代主体的真相与权力谱系学

启蒙运动前,上帝是人类思维逻辑的归宿;启蒙运动后,理性替代了上帝,成为了人类社会追求的至上价值。那么福柯追问的是,是谁赋予了理性如此崇高的价值?现代主体的真相到底如何?在福柯看来,探寻以上两个问题的源起并不是如传统历史学家那样探求起源的过程,而是考察现代社会的具体产生过程,这种考察是他称之为“谱系学”的工作。谱系学方法源自尼采,福柯这里将其作为一种解剖术,用以描述现代规训社会中权力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以及对主导现代社会的力量加以光谱

① 莫伟民:《主体的真相——福柯与主体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 16.

③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 15.

④ 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⑤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1970. p. XIV.

分析，福柯借用这种分析策略实现了对西方意识哲学传统的彻底批判。在福柯看来，历史从来就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具有必然性和一致性，那些被传统思想家们所推崇的主导性力量也都是虚无的，历史到处充满了偶然和断裂，一切散落在历史边缘和角落中的细枝末节都是我们用以了解现代社会何以成为当今状态的材料来源。福柯非常注重把握细节，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掌控，福柯将以往历史学家所描写的帝王将相的宏大历史还原为微观具体的历史故事，将整个人类的历史从社会进化和普遍发展的迷雾中呈现出来，这就是福柯借助于源自尼采的谱系学方法所发现的现代社会的奥秘。

在自己较熟悉的癫狂、犯罪等经验领域，福柯作了深入探讨。在《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通过对几个时代癫狂史的考察和梳理，福柯得出：人们对精神病人的体验以及各个时代人们对精神病主体的认知因不同历史时期知识权力网络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说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以及理性内部所包容的非理性两者共同构成了自由思想的统一体，可是，到了古典时期（17、18世纪），理性在努力把自身构造成为理性主义的同时也把内部原来所包容的非理性都构造成了不合理性、疯癫，理性与非理性由此截然分离开来了，非理性成为了理性的缺失。在此名目之下，精神病人也就远离了曾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被当作公共秩序的威胁者而加以禁闭和关押。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表面上看是在讨论监狱制度诞生的历史，实际上则是以较为隐喻的方式揭示现代社会的现代人在规训中的处境。在福柯笔下，人类被规训为现代社会中的驯顺主体，罪犯所在监狱的运作模式也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全面显示，不同类型的主体/人在其中由此形成。在福柯看来，这是现代性扩散的必然结果，是个人向现代性的俯首，可是这种臣服却又让现代人浑然不觉并心甘情愿。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失去自我，以为是按照正常的模式去工作、

去生活，去想当然地接受社会的塑造，甚至基于此为自己的未来发展设立前进的方向，而极少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何以成为这样”的反省和思考。

在对疯癫、犯罪等话语领域的考察中，福柯确立起了他的知识与权力相互联结的理论。与现代理论将知识看成是中立的和客观的不同，福柯强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他说：“或许，我们也应该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像，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或许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信念，即权力使人疯狂，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之一。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构建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① 需要注意的是，福柯这里的权力并不是通常政治学意义上的在一个国家里保证公民服从的一系列机构与机器，也不是由某一集团对另一集团所实行的一般统治体系。福柯所说的这种权力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它是某种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是一种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② 它特指某种“众多的力的关系，这些关系存在于它们发生作用的那个领域”。^③ 福柯甚至说，这种权力的运作不需要借助于暴力，“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一个原则，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

① [法]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9 页。

② [法]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9 页。

③ [法] 福柯：《求知之志》，参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45 页。

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的多。”^①

通过揭示知识与权力的联结，福柯得出了现代主体“乃是统治之建构物”这一观点。他说：“我相信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我对那样一种主体观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正相反，我认为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②

超越主体：何以可能？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无法改变现代社会的整体趋势与发展格局，成为主体似乎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不可抗拒的命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个体要完全臣服于现代社会、无法超越这种主体化的命运呢？对福柯而言，显然不是这样，他给予的解答是“自我技术”与生存美学。

针对来自各方的尖锐批评，福柯回溯到古希腊，仔细思考了伦理主体在古希腊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③ 在福柯看来，主体的形成方式，除了强制性的屈从实践在精神病人与非精神病人、病人与健康人、罪犯与守法者之间所作出的二元区分外，成为主体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自我技术、个体对自身的关切和自我管理。后期，福柯将其主要精力转向了伦理学研究，提出了“生存美学”的伦理学思想，在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解释学》、《道德的复归》、《性史》（第二、三卷）、《何为启蒙》、《生存美学》、《自我技术》等一系列著作中，福柯集中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说：“我相信主体是在特定的文化境遇的规则、形式的基础上，就像古代那样，以更自主的方式，通过解放、自由的实践，加以构造出来的。”^④

“生存美学”这一表述体现了福柯试图将“论述主体作为伦理行动的主体的系谱学”思想，^⑤ 这一伦理学的主要目标是要把存在建构成为美学存在，将生存行为当作一件艺术行为，由此，使道德行为的主体转化成为了审美行为主体，而审美行为主体又与伦理主体成为一体。

自我关切是福柯“生存美学”伦理学的基石。自我关切的目的是要将作为个体的自我本身建构成为自己的主体、主宰，实现自律。这种自我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显然区别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被规范自我与自身的关系——那是遵从他人外在命令和社会价值标准的自我。福柯认为被规范自我缺乏主动性，而能否主动，又是能否成为自我主体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换句话说，这种自我关切目的是要确立个体的主体性，使得个体成为能够自我选择的主体，其命运不再是由他人支配和决定。自我主体的这种主动表现在能够主动控制欲望，在与他人的关系上也表现为能够占据主动地位。而那些无法主动控制自身欲望的人，在古希腊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侵害别人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自身不能成为自己欲望的主人。需要指出的是，福柯关切自身的自我技术与哈贝马斯所说的生产技术、交往技术和统治技术并不相同。并且，福柯认为，只有借助于自我技术，个体才能在身体、心灵、思想和行为层面上对人类的主体化命运作出准确的理解并加以相应的超越。

福柯定义了“法规向度的道德”和“伦理向度的道德”，在福柯对两者所做的区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主性是福柯“生存美学”的核心要素。所谓“法规向度的道德”指的是：这种道德“特别强调法规，强调法规的系统性、丰富性和对各种可能情形的适应能力以及包容一切领域的能力；对这样一种道德而

① [法]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3页。

② [法] 福柯：《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③ 参见[法] 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359页。

④ Michel Foucault, *An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in Kreitzman L. ed.,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 - 1984*.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p. 50-51.

⑤ 赵彦芳：《主体的死亡与复活——福柯生存美学的审美主体及其当下启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言，重要的事情是关注那些使法规得以强制执行、使法规得到学习和遵守、对违规者进行惩罚的权威性事例；在此情形中，主体化的发生基本上是以准法律的方式进行的，在那儿伦理主体将自己的行为与他必须服从的某一法规或一套法规联系起来，否则他会受到惩罚”。^①而“伦理向度的道德”指的是：在这种道德中“法规系统和行为规则还相当不成熟；相对而言，对规则的严格遵守是不重要的，至少相对于以下这种要求如此，即要求人们在与自我的关系中，在自己的行动、思想、感受中努力将自己构造成伦理的主体；在此，得到强调的是他与自我的关系形式、他设计这些关系形式的方法与技术、他使自己成为认知对象的活动，以及那使他能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的实践”。^②正如福柯所言，“我之所以对古代感兴趣，其全部理由在于，作为服从行为法则的道德观念现在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了。这种道德的消失伴随着、必然伴随着对一种生存美学的追求。”^③在这种生存美学的行为方式中，个人具有创造性、自发性，个人通过自主选择而塑造另一种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福柯自我关切的行动并不是个人将自我封闭起来的独处行为，而是在系统之内，在关系网中完成对自己的塑造，并最终实现自我主宰。福柯认为，社会实践的众多领域，无论是政治、家庭、婚姻，还是友谊等都需要自我关切。福柯还专门强调，不要以为古希腊人为达到自我关切而采取的自我节制行为其实质就是退出了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这种自我关切同样是在社会中，以完成人的义务、公民本身的义务和家庭的义务等为前提的。此外，自我关切的行爲也不是禁欲的，而是开放性的，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不是回避所有可能的挑战，而是把遭遇到的难题当作难得的实践机会。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福柯甚至说：“我们当然不能将关于自身的批判本体论视为一种理论或教律，甚至也不能把它看做是一套不断积累中的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应该把它理

解为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态度、精神气质或哲学生活之中，对我们所是之内涵的批判同时也成为关于强加给我们的界限的历史考察，成为逾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的实验”。^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福柯的生存美学还具有某种反结构主义、反社会学的味道，也正是基于此，福柯的生存美学超越了人类主体化的命运。

结语

福柯早、中、晚期的著作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主体问题却是其核心。从早期的“知识考古学”到“权力谱系学”，再到后来的“生存美学”乃至“自我技术”的转向，福柯前后三种不同的分析策略贯穿了其主体问题的基本走向。值得注意的是，福柯跳出了启蒙哲学家和形而上学所规划的叙事范围，通过对笛卡尔确立“我思哲学”以来的主体哲学的解构和对人类主体化历史的审视及解析，福柯打乱了决定现代思维的同—性逻辑，开启了另类思考主体问题的空间，这对反思当代社会以及主体形成过程无疑深具启发意义。

不仅如此，综观福柯的分析理路，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对历史的考古学研究和对现代主体的谱系学探究，福柯对主体和历史问题做了全景式的概览，发掘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中暗藏着的无数宝藏，这对于我们更

① Michel Foucault, *The Concern for Truth*, in Kreitzman L. ed.,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p. 29-30.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Concern for Truth*, in Kreitzman L. ed.,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 30.

③ Michel Foucault, *An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in Kritzman L. ed.,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49.

④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 Rabinow P, Foucault M,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303.

加全面地去看待历史、评价主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具体而言：一是激发我们的求真意识。人类始终生活在历史之中，如何解读历史事实上也就是如何解读人类自身，只有尊重人类社会的历史，才能真正谈得上对人自身的尊重。福柯运用考古学方法，试图真实地再现历史，而当人类这样做时，就离真实的历史和人更近。二是激发我们的怀疑意识。历史由人类所创造，同时也由人类以文字或语言加以记载。而人类以怎样的方式书写历史，则取决于人怎样看待我们自身。当我们的视线为理性所蒙蔽时，我们眼中所见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纯粹理性的历史，而非历史真实的再现。因此，福柯对待历史的态度提醒我们在直面历史事实时要有怀疑精神，要能够透过理性的表象文字，看到历史背后所压抑的人的情感和意志，把握真实的人类存在。三是激发我们的批判意识。如福柯所揭示的那样，既往历史既然是一部由理性所遮蔽的、具有片面性的历史，那么作为主体的人就不能无条件地去接受既有历史，而应该在弄明白历史的本来面目之后，对其展开批判，同时在批判中发现更为客观的历史，探索未知的

将来。四是激发我们的创造意识。人如何对待历史事实上就是对待人自身，对历史的反思可以让人类从历史发展中找到自身发展的不足。此外，福柯也并不满足于仅仅是批判历史，而是试图重写历史、创造新的历史，进而实现对人的重写。

然而，福柯的理论也非尽善尽美，例如为了拯救主体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他某种程度上站到了反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未能对理性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在知识与主体的关系上，福柯也把主体视为纯粹知识的构造物，这就看轻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带有某种决定论的色彩；为了能够实现对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写，福柯的表述也有许多偏激之处；此外，他没有注意到人类行为方式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联。但无论怎么说，福柯留给我们的启示仍然是很大的。

本文作者：哲学博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侨务干部学校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研
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勤勤

On the End of Subjectivity Theory

Zhang Mei

Abstract: Subjectivity Theory originated from the turn of modern western epistemology. The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was being focused on Subjectivity Theory since Descartes established the subject in his statement "I think, therefore I am". The French philosophers criticized the modern tradition of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in 1970's. Foucault, a prominent one was involved in the critiqu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and analyze Foucault's critique on conventional Western Subjectivity Theory.

Keywords: Subject; discourse; knowledge; power

作者单位更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4期（总第202期）109~115页论文《数字对举格式的构式语义》，作者单位为“本文作者：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贵州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2009届博士”。现更正为“本文作者：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2009届博士”。